

第五十五回 奉聖旨謁相辭閣 察民情理屈伸冤

且說湯英領了聖旨，帶了湯彪來至金階朝主，見駕已畢。皇上道：“你抬起頭來。”湯彪領旨將頭抬起，皇上龍目觀看，見他虎背熊腰，像貌魁梧。皇上大悅道：“真乃將士也！朕賜你七省大廳之職，保護林璋，功畢還朝，論功封賞賜。”湯彪謝恩。天子向林璋道：“朕著湯彪保卿巡視，卿可拜文華殿大學士沈謙為師。”林璋謝恩。天子袍袖一展回宮，百官朝散。

林璋與湯公父子相見，各道其喜。林璋向湯彪問道：“不知舍甥馮旭可曾娶過甥婦否？”湯彪見問回道：“老伯若問馮旭賢弟娶親之事，說也話長。”就將始末根由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林璋大驚道：“別後半載，就有如此大變，難得舍甥婦賢名可表。馮旭卻在桃源縣。”這且不表。

話分兩頭。且言沈義芳被姚小姐劈死，面囑山陽縣沈白清，將馮旭苦打成招，問成夫婦二人的死罪，詳文上司。廷芳就修了家報，打發沈連去報父親知道，沈連怎敢怠慢，不辭辛苦，連夜趕到京中，見了太師爺，叩頭呈上家報。沈廉折開家報，從頭看畢，大怒道：“將姚氏、林旭速斬，以代公子報讎。”

堂侯官領下鈞旨。祇見門官拿著手本稟道：“今有七省經略奉旨來謁相爺，現在府門伺候。”沈謙即看手本上寫著的是御賜門生林璋，沈謙想道：欲要不曾他，又是皇上御賜的門生；欲要會他，怎奈老夫心緒不佳，無可如何，祇得請會。不一時，林璋進了偏廳，沈太師出來相見。林璋道：“太師請坐，待門生拜見。”沈太師笑道：“賢契與眾不同，乃天子愛才，御筆親點之臣，祇行常禮吧。”兩下謙遜一會兒，行了兩禮，站立一旁。沈謙道：“賢契乃貴客，遠來那有不坐之禮。”林璋道：“太師鈞旨，門生告坐。”隨打一躬坐下。

堂官獻茶已畢，沈謙道：“賢契幾時榮行。”林璋打一躬道：“門生祇在三兩日內，就要起身，故此今日來拜辭老太師，恕門生不恭之罪。”沈謙道：“此係欽命，正該如此。賢契若到敝地，老夫舍下有一命案，恐兇手有人喊賢契的狀態，不要準他的，部文一到，將兇犯斬首，代吾子報仇。”林璋打一躬道：“門生領命。”林璋又行了一禮起身。沈謙送至儀門道：“恕不遠送了。”林璋忙打一躬道：“老太師留步請回。”

登時出了相府，又往別衙門拜客，到了花榮玉的府門，祇投了個“年家弟”名帖去了。

且說花榮玉祇因花文芳被錢月英殺死，終日思想憂悶成病，告假調養。祇見門官手拿名帖進來稟道：“今有七省經略，拜見太師爺。”花太師接過名帖一看林璋名字，想道老夫抱病數日，未曾上朝，這個畜生，怎麼就放了經略？且自由他，等老夫病痊，再來擺布於他。這且不言。

次日，林璋辭王別駕，皇上著文武百官，在十里長亭送別，林璋謝恩。來到十里長亭，眾官把盞，林璋辭別眾官下船，三咚大炮吹打開船。正是：

一朝權在手，言出鬼神驚。

林璋如何不到定國公府辭行？原來徐千歲前幾日朝五臺山去了，卻不在朝。林璋坐在艙中，與湯彪相談別後之話，所過州縣自有迎送，不必細說。那日到了山東地界，林璋想道：蒙天子洪恩，寄託封疆重任，理應上體天心，下察民隱，豈可高坐舟中。我想到處俱有貪官、污吏、惡棍、土豪，不免改換衣裝，私行察訪。一面傳中軍進艙，中軍進艙叩見大人。林公問道：“前面是何地方？”中軍道：“前面是兗州府管轄濟寧州了。”林公吩咐道：“本院先自坐一小船，前去私訪民情，爾等照常辦事，不可泄漏。將艙門封鎖，如有地方官迎接，一概不許通報，如若賣法，本院決不輕貸。”那中軍又叩了一個頭，答應退出艙來，挽過一隻小船，請大老爺過船。

林璋同湯彪更換服色，二人過船去了，坐在船後，慢慢而行。林璋與湯彪在小船上，一路談些家常事，不覺林璋要解手，吩咐左右叫船家住船。船家將船住了，林璋登岸，湯彪跟隨左右。林璋見一帶俱是空地，遂蹲下解手，湯彪遠遠站立相等。林璋蹲下，祇見數十個屎頭青蠅飛來飛去，不一時齊齊歇在林璋面前。林璋見這般多青蠅，心中暗想：必有原故。解完手起身，那些青蠅越飛越多，不一時將地下齊齊歇滿。林璋看見湯彪，用手一招，湯彪走到面前叫道：“老伯喚小姪有何吩咐？”林璋道：“方纔解手，見許多青蠅歇在此地，我想必有原故，你可將刀在此處掘他幾刀，看是如何？”

湯彪暗道：皇上差他管七省經略，他連青蠅也要管管。沒奈何，祇得將腰刀出了鞘，就在那塊掘了幾刀，那知地上空虛，不一時就掘了一個大塘，看見底下有一物件。湯彪大驚道：“有一個大包袱，不知裏面甚麼東西？”林璋一見大笑道：“我說必有原故，快些取上來，看是甚麼東西？”湯彪此時纔服林璋，連忙將那包袱取上。

要知是何物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